

前驅

陈立德



前 驱

上

陈 立 德

· 作 家 出 版 社

一九六四年·北京

內 容 說 明

本书描写了1926—1927年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以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为骨干的一支武装队伍，在北伐战争中的一段斗争生活故事。书中通过对几次战役的描述，着重表现了几个共产党员士兵和连营长的光辉形象，并细致地刻划了主人公青年连长万先廷的成长过程。同时还揭露了蒋介石想篡夺革命领导权的阴谋和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垂死挣扎。

封面设计：溪水

前

驱

书号 1790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320号)

字数 496,000 开本 3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 23 插页 4

1964年9月北京第1版 196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平) 00001—50000册 (普) 000001—100000册

(共阴册) 定价 (3) 2.15元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

引 子

烏云漫卷，颶風滿樓。中國，一九二六年的中國，正面臨在一場大風暴的前夕。

這一年，古老而災難深重的中國，已經是軍閥混戰的第十五個年頭了。一九一一年，武昌新軍起義的槍聲，結束了“大清”皇朝二百六十八年的封建專制。當人們正高舉義旗，歡呼共和的時候，那些在清室蔭底下顯赫一時的總督撫台們，一個個搖身一變，站到十八顆圓星的白色義旗下來，於是又都成了革命的元勳。只不過把“大清”的字樣改做了“民國”，在先皇御賜的長袍馬褂上，新添了一枚銅錢大的証章。這一次的革命火焰很快就煙消雲散了；鑽營投機的政客和擁兵割據的封建軍閥們，用滿是鮮血的屠刀，把人民推入了一次更深重的災難中……

十五年，混亂而多變的十五年啊！中國寬廣富饒的國土，就像一個失去抵抗力的“實驗物”，躺在實驗室的台子上任人宰割着。軍閥們為了爭奪地盤，擴張實力，今天聯浙攻贛，明日又捆段倒馮；真是終日炮火，遍地烽煙。這一來，喜壞了那些大大小小的外國強盜，一個個趁隙而入，伸進罪惡的魔手，用金錢和槍炮，培植起自己在中國的勢力。於是，千千萬萬中國人的血，又變成金鎊和美元，源源流進了外國資本家的

腰包。正是：鷸蚌相爭，漁人得利。只可怜一个偌大的中国，被他們蛀得千疮百孔；四万万勤劳的同胞，更被这长期深重的灾难折磨得痛苦不堪了。

人民要求統一，要求解放，就像大旱中的禾苗渴望甘露。从那些軍閥的始祖——袁世凱在一九一一年的統治开始，人們就沒有停止过斗争。在城市，无数为国家前途忧心如焚的青年，冒着千难万險去寻求真理；在乡村，千千万万忍不住饥饿煎熬的农民，举起反抗过清朝的大刀，向軍閥和外国侵略者展开斗争！十五年，風起云涌，前仆后继，人民在血和火的灾难中掙扎着，奋斗着。

中国，多災多难的中国啊！难道你就能这样四分五裂地任凭强盜們宰割下去嗎？难道你的人民，就这样永无止境地成为饥饿和战争的牺牲品嗎？不，决不！希望是不会消失的！就在这时候，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发生了。

就像在漫长的黑夜里，突然射出一綫耀眼的曙光：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中国共产党成立了！从此，这面鮮艳的紅旗，就成为了人民的希望和力量，成为了真理和胜利的象征；从此，这个新生的、充滿生命力的党，就担起领导中国革命的重任。

这时，领导着中国民主革命的国民党总理孙中山，从多次失败的教訓中，認識到了国际工人阶级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力量，接受了他們給予他的帮助。一九二四年一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他正式宣布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改組了国民党，把旧三民主义解释为新三民主义，規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政綱；并且接受中国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决定創辦一个革命的軍事学校，即黄埔軍官学校。这样，就形成了国共两党的合作，形成了工人、农民、

城市小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民族統一戰綫。

但是，这些伟大的轉变包含着一系列的猛烈的斗争。原来国民党这个組織，成份很复杂。在改組时，里面的反动势力有的公开反对，有的則埋伏在里面，以便寻找时机，重整旗鼓。孙中山沒有能够亲自領導这场复杂轉变的彻底完成，他在革命发展的过程中去世了。他所多年盼望和策划的統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成为了他临終时的念念不忘的遺言。

共产党人带头举起了北伐革命的旗帜。在全中国的每一个角落，他們像火种，在人民的心中閃亮着，燃燒着。他們在为波瀾壯闊的大革命积聚力量，創造条件；就像颶風掀动着海濤，准备着，来一个席卷一切的巨浪！

北伐，这是当时革命党人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北伐，这是全中国民众如解倒悬的迫切的希望。十几年的軍閥混战和动荡分裂的局面，給人民带来深重的灾难和痛苦，也积累了无比的仇恨和怒火。一九二六年的中国，就像一座即将爆发的火山，熾热的熔岩正冲击着表面看来平靜的山口；中国的土地上，到处都蘊藏着发热的烈性炸药，只要有一根燃燒的引信，便会发出惊天动地的爆炸！

在孙中山逝世后那些艰辛的日子里，革命正遭受着严重的考驗。在革命根据地的广州，光明与黑暗在搏斗。代表着形形色色派系的国民党人，正为着北伐的議程在勾心斗角，一場看不見的复杂紛紜的斗争，在暗地里激烈地进行。而这时，共产党所領導的湖南农民运动已經开始发动起来了，成百上千的共产党人，正在大革命的前綫和后方，在繁华的都市和穷乡僻壤，艰辛地奔走跋涉着；他們像霹雷之前的閃电，用自己的光芒，最先劈开了沉沉的黑暗……。

5

万先廷终于来到了大革命的根据地——广州。

一路上，兵荒馬乱，人心惶惶。从省城长沙到株洲，火車是完全瘫痪了，就連走路也不敢在白天走。那是怎样的一片混乱的世界啊！株洲、衡阳一带，天天都在开仗；到处是毁于炮火的殘垣断壁，到处是一堆堆尸体、一滩滩淤血；听不見鸡叫狗咬，活着的老百姓也都完全跑光了。想到前不久在家乡时的那番激烈沸騰的革命景象^①，再看眼前，万先廷簡直像在做一場最可怕的惡夢。

那些天，人們的精神是怎样的兴奋昂揚啊！就在他們那个偏僻的小山村里，也看得出革命就快成功了。万先廷永生也不会忘記，在那些天里，几千年来世代代压抑在人們心中的仇恨和怒火，就像天崩地裂似的爆发开了。省城附近几个县的农友，都結成大队赶往省城去，跟那里的工友和学生們汇集在一起。几十万人，拳头举起望不到边，一声口号震得天搖地顫。这就是湖南各界的“請願驅赵”大会。那个在湖南做了整整五年土皇上、老奸巨滑的軍閥省长赵恒惕，再也要不出

① 一九二六年初，在共产党人的发动下，湖南各界的“驅赵运动”取得胜利，但因未得到广东革命軍的及时支援，暂时失敗，一九二六年秋北伐軍和革命人民推翻了他的統治。

別的花招了，當天夜里就帶着全家逃上了日本兵艦。他的最得力的部下——駐在衡陽的一個湘軍主力師，按照事先跟湖南國民黨省黨部^①聯絡好的計劃，宣布歸向廣東革命政府，進駐長沙，迎接廣東的革命軍出師北伐。萬先廷也和鄉親們一起，興高采烈，發展農民協會，組織了支援北伐革命軍的奮勇隊、担架隊、挑伕隊、慰問隊……。那時節，萬先廷也和村子里所有的窮苦農友們一樣，暢想着革命軍打過來以後的狂熱的革命景象了。

可是，他們盼到的是什麼呢？廣東的革命政府並沒有實行自己的諾言，沒有向湖南派出一兵一卒。而坐鎮在漢口的北洋軍閥頭子吳佩孚，却更加懂得湖南在南北戰爭中所處地位的重要，很快就幫助另一支忠於趙恒惕的湘軍——葉開鑫的隊伍，重新殺回了湖南。於是，往後的情景……就是眼下所看到的這樣了。

這一切該怪誰呢？萬先廷不知道。看着眼前的這些痛心的景象，萬先廷就想起了自己的家鄉和親人。當村子里重新被北洋兵用刺刀和槍杆佔據，那些豪紳財主們又掌起窮人的生殺大權的時候，農民協會又轉為艱苦的秘密活動了。萬先廷是村農協的領頭人物，財東豪紳的死對頭，這時也就必定地成了他們所要除掉的眼中釘。對於豪紳軍閥的壓迫和搜捕，萬先廷並不害怕。從一年多前在村子里暗地鬧農協起，他就把自己的身心都交給了全體的窮苦弟兄。他覺得，要能夠真

① 一九二四——一九二七年國共合作期間，共產黨仍作為秘密組織，許多公開的革命活動多借用國民黨部的名義。不過在北伐軍入湘前，湖南的國民黨部也還是秘密的，其主要的領導人和活動者都是“跨黨”的（即根據國共合作的決定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人。

刀真枪地跟那些豪紳軍閥对着面斗一斗，倒是蛮痛快淋漓的事咧。

一天深夜，那个最先到他們村子里来做过宣傳、領着他們暗地鬧起农协的容先生容大川，从省城赶到了他們村子里。一見面他就沉着地向万先廷問道：

“先廷，你看怎样办呢？”

“大叔，把我一杆枪吧！”万先廷急切地要求說，“这样躲来躲去，真要把人急死了！”

“我自己也是条光杆，哪里有枪給你？”容大川望着他微笑地說。他摸透了万先廷的性子，不慌不忙地望了他一会，才說道：“要枪的地方倒是有，就是不曉得你敢不敢去……”

“大叔！”万先廷激动得脹紅了臉，“你还不曉得我！……只要有枪，是水是火，我哪里也敢去！……”

容大川輕而易举地就让万先廷上了“当”。他知道，要让这个倔强好胜的小伙子在这种艰苦的时刻，离开自己正在斗争的家乡和亲人，給他讲任何别的道理都是沒有用的。就这样，万先廷帶了容大川写的一封給广州党的机关的信——那其实是一张又小又薄的只写了几行字的油紙，大凤給他細心地縫在短褂的衣領里——随同邻近县区里的几个青年人，一齐向广州进发了。

回想起他別离家乡的一瞬，那是怎样的叫人激动难忘啊！那子夜的昏暗而稀疏的星光，閃爍着，正像人們的泪眼盈盈；那一弯蛾眉般的柔弱的淡月，映照着故乡的山村，似乎在向远行的游子傾訴自己的哀愁和伤心。万先廷早已就沒有家庭和父母了。父亲的一个拜把的兄弟赵大叔，把他从一两岁撫养到如今。整整的二十个年头，他都在那間簡陋而狹窄

的茅屋和依山傍水的故乡山村里度过。赵大叔家里还有两个女儿，为了这几个孩子，这一对老人历尽了多少的苦难和艰辛。眼前看着孩子的手脚大了，肩膀宽了，就要远走高飞了，他们虽是心疼难舍，更多的，却又是自豪和高兴。他们从孩子的力量和眼神里，看到了自己心血操劳的结晶。大婶忙碌了半夜，热汤、热水、热菜、热饭，摆满了堂屋里的一张方桌。油灯的火苗和神案前那一对红蜡烛的光焰跳跃着，堂屋里弥漫着一种叫人感到温暖舒适，然而又心酸难舍的别离的气氛。虽然，万先廷已经入了党，他还是按着老人的意思祭了祖——只是没有下跪和叩头。他那含着深仇大恨死去的父母要能看到孩子的今天，该会多么高兴。吃饭的时候，一家人都围在万先廷身边。大婶含着眼泪，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不住声地要他多吃些。守在眼前长大的孩子，头一回出远门，一切就要靠他自己了。他要走的路又是多么远啊，远得叫人简直没法想像！那遥远的路上，谁知道他又会遇到些什么？……不去想这些吧，大婶拉起围裙揩去泪水，只是强打笑容劝他吃，似乎吃了这一顿，一路上就再也不会挨饿似的。

万先廷的心情却是异样的激动和沉重。这熟悉而亲切的山村、茅屋，围绕在身边的亲人，弥漫在堂屋里的热雾，转眼间就将越离越远了。他的内心充满着一种要开始新的生活的喜悦，又感到有些茫然若失。那滋味他说不出来，这是初出远门的年轻人所常有的心情。对着桌上的饭菜，他竭力想多吃一些，想以此来作为对亲人的答谢和慰藉；然而他拿起筷子来，又觉得很饱，怎样也吃不下去。

别离啊，给人们带来过多少复杂的情感，留下了多少痛苦而又幸福的回忆。年轻人的心，谁不曾为它而激动；年轻人的

两眼，誰又不曾为它而湿润呢？和万先廷一同成长起来的赵大叔的大女儿大风，比别人倍加伤心。大风是一个倔强的姑娘，她是这山村里最先一个参加农协，而且也是唯一的参加了共产党的女人。她知道先廷哥的出走，是去参加为天下穷苦工农谋利益谋幸福的事业，可是，十九岁的少女的心，那一颗朴实而纯真的心，却怎样也无法克制那第一回同最亲密的人相别时的伤痛和激情啊！只有在别离时，人们才会更深地感到相聚时的可贵和短促。大风似乎突然才感觉到，他们在一起时说的话太少了、太少了。可是，少女的娇羞，使她在别离的时刻，反而变得沉默起来。她躲在母亲的房里，说是收拾包裹，其实，那包裹母亲在白天就已收拾好了。她却一次又一次地把包裹打开、包好，又打开，重新包过；她似乎想把那说不尽的千言万语和对亲人远行的所有祝福和嘱咐，完全包进那个小小的蓝底白印花的包裹里去。……直到过了省界以后，万先廷才惊喜地发现，那包裹里多了一双底子格外厚实的布鞋和一个绣花的小荷包。看着那精心细工做成的荷包和布鞋，万先廷便想起了大风那勤快灵巧的双手，和临别时那一对含情脉脉的、闪着晶莹泪光的大眼睛。荷包上绣着一株故乡山里遍处都是的鲜艳的映山红；荷包里装着一个小小的纸包，那里面包着的，是一撮家乡的門前的泥土。……

一路上，他们这一行真吃够了苦头。随处都可能碰到凶蛮的兵队，随时都可能遭到突然飞来的横祸和灾星。有一夜，他们在偷过一处北洋军的防线时，天下着大雨，四周黑得伸手不见巴掌。他们听见不远处啪啪地响起枪声，便都拼命地跑起来。跑啊、跑啊……跑了好一阵，万先廷站住缓口气。他一听，四面一个人的声息也没有，这才知道自己和大队跑散失

了。他顿时像全身被芒刺扎着似地焦躁发热起来，这情景，就像做孩子时突然被亲人丢到了一个陌生而荒凉的异地，周圍全閃着看不見的陌生而恐怖的眼睛。他慌忙大声地喊叫，在黑暗里摸索。可是除了瓢潑一般的大雨，和黑魃魃的山谷里傳出的可怕的回声外，周圍是死一般的空曠和寂靜。他終於从絕望和慌乱中鎮定下来，想起了衣領里縫着的那封容大叔的信，他觉得自己不是孤零零的一个人了。沿着剛才奔跑的那个方向，他知道那边就是南方，在那里，一定能够找到广东。于是他决心不顾一切地向着那个方向走。大山，跨过去；大河，游过去，总会有到达目的地的一天。就这样，輾轉曲折、千辛万苦地跋涉了半个多月，他終於走到了广州。

从故乡那肃杀枯黃的原野，他来到了綠树成蔭的广州。青郁蒼翠的山，高大笔直的棕櫚，一丛丛闊叶的芭蕉，这一切都是陌生而新奇的。他出来时还穿的棉袄，到了这边，連身上那件貼身的短褂也穿不住了。全身都汗漬漬的，脊梁上面火燒火燎。正午的驕阳似已帶有盛暑的气焰。万先廷找到一条清澈的小溪，想喝点水。他站在溪边向下望时，不禁吓了一跳，真以为旁边还站着另一个人——他簡直认不出自己来了。那溪水里映出来的，是一个又黑又瘦、衣衫襤褸、蓬头垢面的人。他看着看着，不觉自己也笑了。这个样子回到家乡，大凤准会不敢相认的，她的心該多疼啊。記得小时有一年过端阳节，村里大戶赵三公从城里請来一个戏班子，在村外青龙寺的大場坪上搭台唱戏。他还清楚地記得，戏的名字叫《金釵記》。看到后来那个穷困求乞的书生做了大官，反倒要害死那个先前救了他、同他私訂終身的貧家姑娘时，大凤哭了。戏沒看完她就跑回家去，一天都沒有吃飯。后来，她跟万先廷說，人要

是永远都那样穷该多好！……想到那些，万先廷又望着溪中的自己的影子笑了。他喝足了水，快快活活的用凉水洗了个脸，动身往市区走去。

繞过观音山，就望見广州市街。万先廷一踏上那被驕阳炙烤得发軟的柏油馬路时，早又冒出一身大汗了。不知是头顶的阳光，还是街道上那熾热的革命的气焰，顿时使他的心里和身上愈加发热起来。广州，这就是充滿着革命活力的广州。喊着难懂的話的小販，穿香云紗衫褲拖木屐的生意人，剪短发系长裙的女学生。这一切多新鮮！但最使万先廷激动的，是大街上那一片鮮艳的紅旗。那旗帜，在他們湖南，只要查出来就要被杀头的；可是在这里，它却飄揚得那样大胆，那样驕傲自豪！还有那些斗大的紅字标語，那上面写着多少年来蘊藏在万先廷內心的話，写着多少年来全中国穷苦工农的要求和願望：“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軍閥！”“鏟除土豪劣紳，实现耕者有其田！”“喚起民众，完成北伐！”……这一切像梦境，这是一个最美好最美好的梦啊！广州，在他先前听容大川讲孙中山的革命事迹时，便曾經多么热烈地引起过他的向往。今天，他自己终于在这城市的街道上走着了。他的陌生的感情漸漸消失。他一面走，一面抬头望着大街两旁的高楼大厦。繁华的街道上，黄包車、四輪馬車、大大小小的汽車来往不断。清脆的輪声和“嘖嘖嘖”的汽車喇叭声，响成一片，就像秋收时打谷場上的風車，嘈杂得盖住了人声。这景象，比他們的省城长沙，可熱鬧得多了。尽管热得滿头大汗，他那頂寬边的破斗笠常常碰着行人，引起一些不滿的咕嚕和咒罵，可是他对这一切都感到特別的亲切；他心里有着一種說不出的自豪的情感，就像在离家多年之后，回到了已經变得嶄新富饒的故乡一样。他

走着，看着；突然，一件事触动了他的心：在街上那些来来往往的行人中，大多也是衣衫襤褸、骨瘦如柴、赤膊赤脚的穷苦人。他們有些拖着沉重的板車，有些挑着压弯了腰的重担，大汗淋漓地喘着粗气赶路。更令人惊異的是，还有些結一条长辮的黑瘦的女人，用一块布把孩子兜在背后，也是赤脚弓背地在烈日和重压下掙扎呻吟……这一切，使万先廷的心紧紧地收縮着。他不由得想起了，在水田里拖着犁蹣跚走着的孀娘和大凤。这情景，跟家乡的悲惨生活多么相似；然而，又跟这革命的广州，跟这滿街的紅旗和大字标語，多么不相称啊！他的心里顿时像压上了一块沉重的石头。正在难过，忽听后面突然响起了一陣振奋人心的口号声：

“打倒列强！打倒軍閥！”

“民众起来，促請国民政府早日北伐！”

听见这口号声，万先廷的心也震撼激奋起来，他急忙又惊又喜地回身望去，只見那边丁字街口上不知何时已聚集了一大堆人。靠一家店鋪的門楼前，搭着一張大方桌，一个婀娜頎长的少女站在上面。她正在讲话，圍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万先廷也赶紧跟着走过去看。那少女剪着齐眉的短发，衬着一張白嫩的容长臉儿，两道弯弯的秀丽的細眉，一双烏黑明亮的大眼睛，还有那端正的微微向上翘的鼻子，两片紅潤細巧的嘴唇。她身穿一件高領細腰的鑲着紅边的圓襟白布衫，系一条黑色的百褶长綢裙，脚上是一双白色的高跟皮鞋。她的一切，配得那样的恰如其份，給人一种纖細、文雅、亭亭玉立的美感，就像一尊玲瓏精巧的象牙雕刻。她站在桌上，右手拿一面紅色的小紙旗，在慷慨激昂地讲着，不时揮动着手里的紅旗。她的声音清脆，流暢，說来娓娓动听。只听她讲道：

“各位父老兄弟姐妹們！打倒列强，打倒軍閥，鏟除土豪劣紳，是我們国民革命的目标！前不久，湖南省的父老兄弟姐妹們已經为了主义，赶走了那里的軍閥省长赵恒惕，他們已經用自己的鮮血开辟了北伐的道路！可是因为没有得到国民革命軍的支援，那刚刚到手的胜利果实又被万恶的反革命軍閥吳佩孚摧毀了！那里的父老兄弟姐妹們正在血泊中奋斗，他們日夜在期待着北伐！……”

她越讲越激奋有力，白嫩的臉变得緋紅，听众都被她感动了。万先廷虽然有些話还听不很懂，可也同样为会場的激昂情緒所感染，止不住一股股热血直往上涌来。他对这个女子十分佩服，心想，看不出这样年輕文雅的姑娘家，在大庭广众之中就有这样大的气魄；要是大凤有一天也能变成这样，那該多好啊！……他正想着，忽然人群里起了一陣騷动，人們紛紛慌忙地向街道两旁散开去。万先廷赶紧抬头看时，才听見一陣杂沓的馬蹄声响，接着便看見前面正有五六匹高大的軍馬从街中心奔馳过来。那些馬大約是“洋种”，都喂得膘肥肉滿、油光水滑，像一些养尊处优的大少爷。馬上騎着的都是服飾华丽、昂头挺胸的軍官，他們养得也像自己的馬一样飽滿紅潤。他們身穿合身的青呢軍服，着馬褲，头戴大帽沿軍帽，脚登黑油油的长統馬靴；身上佩戴着武装帶、小手枪，腰挂銀晃晃的指揮刀。他們一手拉着繮绳，一手握着皮馬鞭，在街上纵情地談笑馳騁着。

“秀才遇見兵，有理說不清。”万先廷想着，也赶紧向街旁店鋪的門樓里让去。可是，忽然从那些軍官中傳出了一个十分熟悉、但又显得陌生的声音：

“嗬嗬，这不是万家的先伢子嗎？……”

万先廷不觉吃了一惊，他轉身抬头看时，只見一个軍官勒馬停在他面前，得意地望他笑着。万先廷顿时觉着全身发躁，起了一陣鸡皮疙瘩。那軍官生着一張元宝形的又窄又瘦的凹臉，塌鼻梁，尖下巴，戴一副金絲眼鏡。他笑起来臉凹得更厉害，很像一支雕刻得十分粗糙的牛角。万先廷清楚地认得，他就是自己在家乡时給做过五年长活的那个东家——赵三公的大少爷赵云亭。

“怎么，不认得我啦？”云亭少爷打着湖南腔的官話問。他得意地玩着手里的馬鞭，那馬也不耐煩地在原地踢动着腿脚，傲慢地噴着鼻子。

万先廷望着他，一时心緒十分复杂：憤怒、惊異、委屈、难受……。但他却忍下去了，只是向赵云亭冷冷地看了一眼，轉过身，头也不回地向街旁走去。

赵云亭似乎被他的沉默和輕蔑刺伤了，催馬赶上几步，嘲諷地报复道：“別他媽不識抬举，小子！你以为到这边就有你的天下了？媽的，記住我那回在省城跟你說过的話：坐轎的終归是坐轎，抬轎的終归得抬轎！……”

万先廷觉得一股热血往头上涌来，他猛地站住，紧盯着騎在馬上的赵云亭，眼睛里閃着一种令人惧怕的火焰。他几乎是一字一句地說道：

“你記住，少爷！我不会坐你們抬的轎子。可是，你要想再坐我抬的轎子，这生再也办不到！”

他說完，再也不理赵云亭，徑自轉身大步向街上走去。赵云亭呆怔了一瞬，接着清醒过来，自我解嘲地罵道：

“他媽的，賊骨头！等着吧……”他用馬刺忿怒地刺着馬，赶上自己的伙伴們去了。

“坐轎的終归是坐轎，抬轎的終归得抬轎！”這句話和說這句話時的情景，萬先廷真是刻骨銘心地一輩子也忘不了啊！那還是去年冬月，“驅趙運動”正在秘密地醞釀着，湖南的許多老奸巨滑的官僚政客，已經嗅出空氣里的火藥味來了。萬先廷那時還在趙三公家裏做長年。一天，他奉命和另一個長年到省城去接雲亭大少爺。

那時趙雲亭剛從上海回來，想在省城做事，就住在他那當省議會議員的四公家裏。那四公是一個團頭團腦的矮胖子，光頭大肚，又白又胖，很像一尊發福的彌勒佛，只是嘴上多兩撇括弧一樣的細胡鬚。萬先廷他們趕到那里時，趙雲亭還正跟四公在花廳裏說話，叫他們把轎子就歇在花廳外頭等着。在那外面，可以很方便地聽到花廳裏談話的聲音。

“你回去告訴你三爸，”只听四公說，“省城這邊是指望不大了。廣東那邊既是有信，那倒是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如今他還沒成大事，你去跟着他；將後來他要是真出了頭，你不是個開國的元勳啦！”

“就怕他玩不過共產黨。”只听趙雲亭悶悶地說，“聽說那邊赤化得厲害，只怕將來搞得騎虎難下。……”

“那傢伙是能成大事的！”四公肯定地說，“外國人到底耳目靈便，他們連他祖宗先人的家譜都翻到了。他從前跟孫中山撈過幾天盒子炮，是個三教九流不入的傢伙，不知怎麼一下叫他爬這樣高了！你看他如今赤化得多厲害？這里头有學問啊！听外國人說，他每回在外頭捧了一頓俄國人跟共產黨，喊了一陣子萬歲，回來就咬牙切齒，一個人關在房裏自己打嘴巴。他是在忍辱負重啊！這樣的人是能成大事業的！……”接下去是嗚嗚嚕嚕的聲音，大約是舔到了茶盞里的茶葉。湖